

若是时光倒退80年,初来上海滩闯江湖的人心里要有“三张地图”。一是普通的上海城区地理地图;二是租界势力地图;三是混上海滩必须熟识的“黑帮势力地图”。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下的旧上海,后两张地图更为重要。无论你是身份高贵的驻沪使者,还是卑微的一介草民,“黑帮势力地图”若不熟记于心,在江湖上生存将是无尽的险滩恶浪。

旧上海黑帮势力地图



▲旧上海妓女(左图);旧上海“人贩霸”势力地图,当时做此买卖的人贩霸有三大势力(右图)

人贩霸

贩卖人口在旧上海有很长的历史,共有两种方式:一种专贩男孩,暗语叫“搬石头”;一种专贩女孩,暗语叫“摘桑叶”。男孩往往被卖去做苦力,女孩就要沦为娼妓。

当时做此买卖的人贩霸有三大势力。一大势力范围是公共租界的尤阿根,曾任公共租界老闸捕房刑事股总探长,也参加过青红两帮,有徒弟5000多人。他们将女孩拐卖到公共租界的福州路会乐里高等妓院(俗称“长三堂子”),有的卖给福州路状元楼宁波饭店后面的十几家宁波妓院,还有的卖给福州路、浙江路、广西路口一带的低级妓院。

还有一大势力是法租界法捕房的任文祯,此人是杜月笙的学生,有徒弟1000余人,他的后台是法捕房刑事科长范郎打。他们往往将女孩卖到黄金大戏院后面爱来格路(现杨柳路)褚家桥一带,以及东新桥宝裕里、宝兴里等处的数十家二等妓院,俗称“么二堂子”;有的被卖给多亚路(现延安东路)、朱葆三路(现溪口路)到郑家木桥福建南路一带靠法租界一边的低级妓院,专门接待外国水兵,俗称“咸水妹”。

还有更为险恶的势力是“国际护照贩”,就是人口贩子用“贩黄鱼”(因被贩卖人都挤在船舱里,像被捕的黄鱼,俗称“贩黄鱼”)的方式诱骗

去葡萄牙后转往法国,女孩被他们带到法国去跳小脚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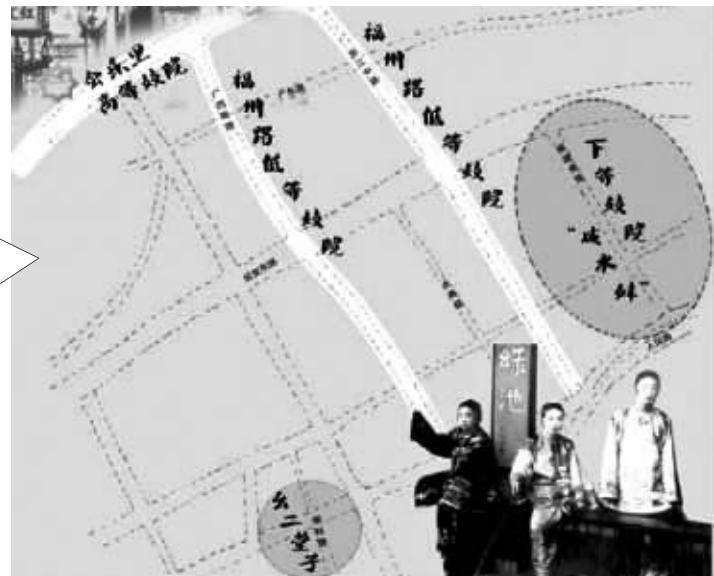
赌场霸

说到黑帮势力,自然离不开赌。早在20世纪初上海就具备了各种高端的赌博形式,比如在公共租界设立“跑马厅”,每年春秋二季举行赛马;还设立“明园跑狗场”;法租界里则设立“逸园跑狗场”和“回力球场”等。黄金荣、杜月笙都借用了赌场敛聚财富,勾结帝国主义在法租界公开设立俱乐部,其实就是变相的赌场。那时最著名的俱乐部是福照路(延安中路)181号,其次是褚家桥申吉里及东新桥宝裕里。

上海沦陷后,静安寺以西部分公共租界越界路段变为既不属于租界当局,也不受制于中国政府的无人管辖地区,一些外国报纸称此为“歹地”。汉奸云集该地,先后开设六国饭店、绿宝俱乐部等赌场,由黄金荣徒弟沪西大流氓朱顺负责保护。

烟毒霸

旧上海流行的烟毒有鸦片和白粉两种,鸦片有四等:一是所谓“大土”,即印度出产的,是英国从印度运来的;二是“云土”,是云南军阀强迫农民种植罂粟,通过走私运到上海出卖的;三是“川土”,是四川出产的;四是“蒙疆土”,是内蒙古出产



的。白粉即海洛因等,大多由日本人利用军舰运入。旧上海规模最大的贩卖鸦片机构,有“土行”、“燕子窠”等,都集中在法租界,由黄金荣、杜月笙等勾结帝国主义和军阀经营。

黑帮抢烟的过程江湖上分为“撬钩”、“套箱”、“硬爬”三种。旧上海烟商为避开军营与关卡,偷偷将鸦片装袋,在吴淞口抛入江中,待江水退潮后再将鸦片捞出。而当时的流氓烟霸们以贼制贼,在烟商将鸦片投入江中之后,在岸边预先埋伏的人就顺势用竹竿撬钩将烟土拖上岸,这就是江湖上俗称的“撬钩”。

“套箱”则是另一套偷梁换柱之道,抢烟流氓预先布下眼线,在烟商将鸦片分装煤油箱之后,将木箱迅速套在煤油箱之外,这样就驾着马车堂而皇之地偷走了烟土;而“硬爬”是指那些势单力薄的流氓拦路打劫,打闷棍、谋财害命抢鸦片烟。

当时谙熟这一套的是横行一时的“大小八股党”。“大八股党”纵横英租界,“小八股党”独霸法租界。

扒窃霸

扒窃霸是上海黑帮根深蒂固的一种组织,他们在上海的活动地点主要是电车、公共汽车、火车站售票处、珠宝店、绸布庄、百货公司、大戏院等处。扒到的钱物要存放三天才能处理。每天接头地点是八仙桥小菜场西首,现金陵西路朝北的黄金茂酒店,时间是晚间8时到10时。

该组织共有500多人,分“细窃”与“粗窃”两种。“细窃”是特等扒手,七岁起就开始受训练,分男女两组,超级扒手称“小山爷”。这组织内的纪律很严,加入后不能退出,违者即遭杀害。升为“小山爷”后,经常调往苏州、杭州、南京、北平、太原、广州、汉口等地做扒窃勾当。

公共租界捕房的大头目陆连奎、刘绍奎等,法租界的金九林、吕竹林等,都与这个组织有关。

码头霸

恶霸中剥削最残酷的是“码头霸”,他们靠剥削劳苦民工的体力为生。初来乍到旧上海,最容易谋份差事的就是码头搬运工,因为都是临时雇佣性质,并无任何保障,劳动强度极大。每件货物最轻的200斤左右,最重的超过600斤,每件搬运费1

角到2.5角不等,其中还要缴纳60%给码头霸。一旦生病停工,不仅没有收入,连生命也无保障。

除了剥削工人,码头霸还有更多行道聚敛钱财。有一种手法是利用码头木板提前做好手脚,小偷潜伏在舢板下,趁旅客上下船的当儿,就将行李偷走。偷来的财物自然还要和码头霸王分赃的。当时大的码头霸王有3个,都有100人以上的徒弟。一个叫沈关生,绰号“大刀关胜”,是杜月笙的徒弟。他依靠剥削码头工人发财致富,在永嘉路丁家弄建了别墅,同时还拥有许多房地产;第二个叫李茂龄,浦东日商三井煤栈的汉奸码头恶霸,拜闻竹轩为师,在敌伪时期发了大财,建茂龄别墅在永嘉路,至今仍可见岳阳路上后拆除重建的“茂龄新村”;第三个叫张春宝,绰号“码头春宝”,是苏州河内河码头的霸主。

粪霸

旧社会有卫生设备的房屋比较少,特别是上海的石库门,每家每户都用马桶。每天清晨4时到8时专门有人拉着粪车到各个里弄去收马桶。这些被雇佣来的工人将粪车装满后,拉到粪码头出售给粪船农民,他们的老板就是当时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“粪霸”,即“包粪头”。

“粪霸”向租界政府承包后,自己拥有上千辆粪车,他们每月只支付给工人拉车费8元,再除去承包金,还有给巡捕房的一些打点小费,每月可净赚1万~1.2万元。法租界的粪包头是黄金荣的情妇,叫阿贵姐。1930年病死后,由她的第三子马鸿根,绰号“马老三”继任,获利丰厚,在平济利路置有大批房产。

菜场霸

连人民生活最离不开的菜场也被恶霸控制,当时几乎所有菜场都有菜场霸坐镇,垄断摊基,所有只要前来卖菜的农民都要缴纳“入场会费”。

旧法租界有个徐海涛,是杜月笙的徒弟,勾结法租界公董局垄断了法租界各菜场的好摊基照会,一人独占菜场照会30多张,在其他租界菜场也持有照会100多张。他控制上海大部分的菜场摊基照会,每月光转租费再加上收取各种打点好处费,可净得700元以上。

▼旧上海的“烟毒霸”势力地图:十六铺,浙江南路,淮海中路(太平洋百货)

